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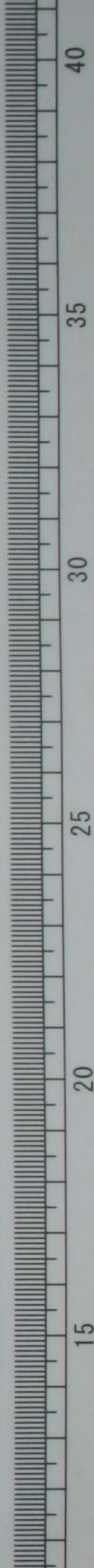


讀杜心解

子古

二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2



文庫 17
W119
2

讀杜心解卷一

卷一之一 五古

望嶽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陪李北海宴

歷下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奉贈

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前出塞九首 同諸公登慈

恩寺塔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漢陂西南臺

九日寄岑參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示從孫濟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戲簡

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夏日李公見訪 後出塞五

首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附天狗賦 自京赴奉先

讀杜心解

目錄

亭茂齋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善吉廣氏寄

010185192437

詠懷五百字

晦日尋崔戡李封

送率府程錄事

還鄉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

水漲二十韻

塞蘆子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述懷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

漢中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送

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九成宮

玉華宮

計四十九首



讀杜心解卷一

無錫前礪浦起龍二田講解

弟起麟三玉參讀

卷一之一 五古

起玄宗開元間至肅宗至德二載

起於開元十九年遊吳越二

十三年赴京兆貢與本第二十五年年二十一歲齊歸安六歲志詔起於開元十九年遊吳越二
天寶三載在東都四載在齊州五載歸安六歲志詔起於開元十九年遊吳越二
八載間至東都九載在長安十載進三大禮賦命為翰林院十一載召試文章
參列選序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補率府參軍重寶奉外是冬安祿山反于
五載往白水又往鄜州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行幸
中二載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八月還歸州省家

望嶽

按履歷公遊齊魯在開元二
五六年間公集當以是為首

岱宗夫如何

前漢郊祀志
岱宗泰山也

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

讀杜心解

卷一之一 五古

望嶽

言本八角 卷一之一 六至 寧我齋
曉盪宵生曾雲决皆入歸鳥廣韻目隄也會當凌絕頂一覽衆
山小

公望嶽詩凡三首此望東嶽也越境連綿蒼峰不斷寫嶽勢只青未了三字勝人千百矣鍾神秀在嶽勢前推出割昏曉就嶽勢上顯出盪胸决皆明這望字未聯則以將來之凌眺別現在之遙觀是透過一層收也仇氏詳註以遠望近望細望極望分配四聯未見清楚杜子心曾氣魄於斯可觀取為壓卷屹然作鎮豈惟鑑剋年

遊龍門奉先寺

宋鶴齡詩龍門即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僧輝記招提寺在洛陽伊闕山今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各本多以此詩為首但按公遊東都開元二十九年後則不應編在望嶽詩前也。題曰遊寺實則宿寺詩也遊字只首句了之次句便點清宿字以下皆承次

句說中四寫夜宿所得之景虛白高寒塵府已為之一洗結到聞鐘發省知一宵清境為靈明之助者多矣欲覺正與更宿呼應天闕雲臥諸說紛紜王安石改為天闕蔡興宗正義作天闕是欲以虛對虛也文翔鳳云伊闕之北山如雲臥然將雲臥與天闕俱作地名解是又欲以實對實也其說俱不穩宋注則曰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似屬超解矣然此詩中四卻非散體按大闕字出韋述東都記其為地名無疑若雲臥正形容宿處之高迥定屬虛用而雲自與天對臥自與闕對正以不執死法為文家妙用彼聚訟者皆方隅之見耳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唐書東都隋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登真隱訣太極真人青精乾食飢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浸米三蒸曝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使我顏
色好苦乏大藥資大藥証口須煉砂中永能取鉛裏金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
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梁宋今開封歸德境方期拾瑤草江淹登盧

天寶三載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東遊。與公遇於東都。公贈之此詩也。太白棲神世外。自相遇之後。即有齊州受籙。王屋訪隱之事。其地皆於梁宋為近。所謂梁宋遊者。必邂逅盟心之語。公述其語為贈。則李是主。身是實也。今乃先云自厭腥羶。將託跡神仙。而後言李亦有脫身幽討之志。自敘反詳。叙李反略。則似翻賓作主。翻主作賓矣。不知其自叙處多用青精大藥等語。正為太白作引。落到李侯只消一兩言雙縮。而上八句之煙雲。都成後四句之烘託。明乎彼已虛實之用。可與說矣。杜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黃鶴注歷下在齊州李北海即李邕按史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舊唐書志青州天寶元年改為北海郡按李自青來齊也

東藩駐皂蓋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皂蓋朱兩轡北渚臨清河一作青河通典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海右

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原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起四敘事。中四寫宴末四惜別。首言李之來。次言到之處。三點歷下亭。四兼坐中客。發興則酒懷動矣。當歌則酒興豪矣。而竹色波光清涼交映。襟期正復灑然蘊真二字。無所不包其人其地其景皆是。蘊含真趣者。是以臨分逆計。重徘徊焉。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原注時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錢箋李為齊州司馬。新舊史闕。員外太守從孫。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原注亭對鵲山湖跡籍藉藉一作臺觀舊氣冥一作

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

心。主稱壽尊客謂是建詩主稱千金壽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華興。

得兼梁甫吟諸葛武侯梁甫吟云步出齊東門遙望滄陰里

此員外新亭始成而相與落之也。與上篇之亭非一處。上云海右此亭古乃舊亭也。員外為主太守與公為賓太守筵亦有詩叙賓主不詳此則層次歷歷四敘亭成之景四借寓慨意帶出宴會四敘主客登亭賦詩之興想古城原屬舊時勝地已廢而復新之故多今昔廢興之感結聯見同賦意兼切齊州蓋以梁甫吟借

此同賦之詩故曰得兼也。附李邕詩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迹。曾水延樂方。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高與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種稻。安時歌吉祥。

李邕

奉贈韋左丞文二十二韻

舊書韋濟傳天寶七載遷尚書左丞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

少年日。早充觀國賓。寫注公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下考功第時年方二十餘歲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

卜一作隣。宋注邕翰皆公同時前輩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

載。旅食京華春。仇注公至長安自開元二十三年赴貢舉至天寶六載應詔為十三載也他本斷誤朝扣富

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

歛。許勿切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宋華海賦蹭蹬窮波元結論友文天寶六載詔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

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

心快怏。祇是走踈踈。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

山。回首清渭濱。元和郡縣志敘南在京兆萬年縣渭水在萬年縣北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此應詔退下後將歸東都時作也先是有贈韋左丞文詩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蓋嘗以推獎望之是後韋必嘗以公之才誦言於當軸而莫有應者公遂決計遠引贈此致感旨以告別也不作悻悻急去語亦不作脂韋無骨語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見仇註分段極是起四句憤激而有古趣既以自提兼提韋文開手老到甫昔一段敘壯心也志大言大尤妙在自謂四句橫空盤鬱此意一段慨失職也而前八泛述後四入稟關目清晰甚愧至末乃贈韋本旨接法古朴而陡

健快快駿心口問答進退徘徊之狀宋注云有去國之思猶未忍決去以春春大臣也然去志終不可回當如白鷗之遠意最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愚按一結高絕昌黎不及

前出塞九首

王嗣通杜臆天寶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與兵車行所指之事向詩見二之一樂府體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鶴注交河郡在隴右道備吐蕃之處也

公家有程期亡命

嬰禍羅

師古漢書注命各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盧注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籍可以逃脫寇康詩常恐嬰禍羅

君已富

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前出塞刺開邊也物象地大有侈心焉公所為諷也首章述初出門情事赴交河照清出兵之路巴富而又開邊乃九首寓諷本旨首章括破結語黯然戀親之情赴國之義俱見矣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

脫轡頭手中挑青絲

梁簡文帝詩宛轉青絲鞵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二章述上路後情事習於其途便成慣家起法如身歷語三四言舍然竟去非恩斷也男兒死地無常不如死綬為烈耳下截摹寫輕生喜事之狀躍躍欲飛少年初出路人實有此槩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胡笳曲夜聞隴

水兮聲鳴咽三秦記隴山頂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欲絕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

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三章途中感觸興體也磨刀也而傷手矣本欲不以此嗚咽之聲動心無如心亂已久不覺手之觸也腸斷聲即指嗚咽水以下又提轉出一副血性語心緒雖亂終不以易吾誓死之志也杜臆云化用隴頭歌入妙

送徒既有長使記以亭長為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四章擬征人跋涉既遠而自吐其被驅之憤亦有身亦既拚身受苦也向前去不勞吏作索性語憤所激也首句另提此三句皆對其長之詞驅迫至此無復還聚

之望六親自此
丟開念頭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五章已到用武之場矣。至是各就營伍。遂總計來路之積勞積憤。而為主將寧聞之歎。令聞者心惻。倏忽句。出沒不常如畫。見敵而始思樹勳。知前此在途困頓。未暇念此也。讀我始二語。寒士淚下。此章乃九詩之適中。為前後過坡如曲譜之有賺。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一作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六章已在功名之會矣。尚是矢志語。未是對敵事。上四如此飛騰。下四忽然掠轉。鬼起鶻落。如是如是。要是上四作開勢。下四歸本旨也。如此方是下好義而上好仁。此為赴敵之始。故復提寓規之意。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漢書高帝自將

會久雨雪士卒
隨指者什二三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

可攀。

七章言戍守也。戍守則須城築。城築必依山險。三四寫衝寒陟危之苦。設色黯慘。邊庭之苦極矣。苦極故思家也。六親之念。前已丟開。此又提起。有雪舞迴風之致。龍門云。人窮則反本。讀東山之詩。知此為變風矣。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歸。漢書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於諸小王也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

論。

八章言戰陣也。起二彼勢之盛。中四我軍之勇。劍變動而奔者已奔。繫者已繫。筆妙正在不費張皇。一結。自然以遠。卻為下章引脈。名王繫頸懸擬以壯軍志也。錢箋引燕將張守珪誘殺奚契丹事以實之。兩地相懸。毫無干涉。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

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卒章說到論功處接前章潛身何論來他手至是定用策勳進爵等語未為不合體也不知如此則下以啓軍士倖功之心即上益以長人君喜功之志而前所云開邊何多豈在多殺者不復相顧而規諷之意隱矣公則以超語淡之曰十年寸功得失之相償無幾也曰苟得羞同誇大之初念頓消也內地且將致亂還宜大度包荒遠志不妨固窮自是收心妙訣此正明皇踪急中一服清涼散也舊說謂為冒功者發尚是皮相至說云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直癡人說夢耳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銓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線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兩京新記京城東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沙門玄奘所

立天寶之季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指北河漢聲西流天漢秋漸轉西聲字借用羲和鞭白日楚辭注羲和日馭也少昊行清

秋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鶴注涇渭關西大川俯視但一氣

焉能辯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海經南方蒼梧之丘中有九疑舜所葬宋注兩京惜哉瑤池飲日晏崑

崙丘列子穆王升崑崙之丘遂實於西王母賜於瑤池之上程燧曰明皇遊宴皆貴妃從幸故諷之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詩本用四句領勢次段言登塔所見後段言登塔所感也然亂源已兆憂患填胸觸境即動祇一憑眺間覺山河無恙塵香滿目於是追想國初政治之隆預憂日後荒淫之禍而有高舉遠患之思焉顧此詩之作猶在昇平京闕間也恐所云秦山破碎不辯皇州及虞舜蒼梧之思等語比於無病而呻故起處先着曠士自憂二語憑空提破懷抱以伏馮既之根此則匠心獨苦者也仰穿二句刻劃登塔七星二句形其高義和二句見塔序說足詩者三小謂識切時事邵長蘅非之謂祇是登高警語愚則以為登塔所迫也識切則輕薄憂危則忠厚毫芒之辨心術天淵矣若泛作登高為景則詩意又太涉荒蕪森然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舊注高適字適夫渤海人解褐封丘尉去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

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公時在京師高或當受辟之時正值解職來京耶

空洞小麥熟黃希山名空洞者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此指臨洮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

將指哥舒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

有似幽并兒梁簡文帝詩家本幽并兒師氏曰其俗習騎射也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

尉有刑人之責今去封丘也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舊書涼州屬河西道天寶元年改武威郡答云

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

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一云亦是慰遠思男兒功名

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左傳辰為

為星商星參慘慘中腸悲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高入哥舒幕也送哥舒客而帶及于將入于得體且設為商確之詞以諷窮兵之失其味油然而長饑鷹以下入高書記哀其志敘其行或具慎周旋祝其大建樹凡四層末段十句見送之情結云餘力寄書既欲得其遠耗又欲悉其職業也通首看來時事憂危之情朋友規切之誼臨歧頌禱贈處執別之忱藹然具見於此

漢陂西南臺當與漢陂行連看見二之一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

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海賦仿像其色獲神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紵空

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東晉補亡詩如磨如顛倒白閣影通志紫閣白閣

黃閣三峯嵩翠增光輝乘陵惜俄頃風賦乘陵高城入於漢宮勞生愧嚴鄭

俱在圭峯外物暮張邴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陸張謂張良邴謂邴漢及易容世復輕

驪騮吾甘雜鼃鼃國語鼃鼃之與同渚說文鼃即蛙也青蛙也知歸俗可忽一作所心主儉集序盈量知歸

讀社心解 卷之一 五古 八

取適一作足事莫竝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靈運詩還得靜者便况資菱

茨足庶結茅茨迴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前與岑參為泛陂之遊作漢陂行此則登臺所成也前半景後半情欲馳驟為整飭似選體詩起四句洒然意闊錯磨顛倒即漢陂行所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裏宛冲融間也惜俄頃者俄頃登臨便有戀而不舍之意語已拖下以上寫臺景純寫望陂之景臺之勝在陂也外物欲自外於物知歸取適言能知歸隱薄俗便可忽忘自取適情萬事誰堪比並時必參列選序尚未授官故有身退二句苦便猶云苦愛與豈待對言淡便此寂靜之境也舊解俱失詩本臺上所詠未云資茨結茅扁舟逐景妙能帶定漢陂

九日寄岑參與秋雨數參看見二之一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

坐西一作秋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曲江在杜陵西北難為一相就

吁嗟乎舊作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廣雅雲師謂之豐隆疇能補

天漏梁益記雅州有大小漏天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

困馳驟維南有崇山一作濟與川浸溜是節一作昔東籬菊紛披

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直又反采采黃金花何由滿

衣袖

通鑑天寶十三載秋八月淫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陰陽失度臣何敢言詩正其時作寄岑非祇寄懷實寄憂也以兩頭之憶岑隱中間之含諷大臣蒙蔽上掩聰明而悍帥將恣橫焉皆寓於安得誅雲師數語中意本仇氏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原注隴西公即漢中王瑀徵士瑒瑒王徽舊書瑀讓皇帝于

十五載從幸蜀因封漢中王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

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澹路長安志澹水在萬年縣流入渭迢迢天漢東

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願騰六尺馬一作駒背若孤征鴻劃見公一作君子面超

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

式瞻北隣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四句起四句結中間一大段寄岑則寓諷時局寄隴西則起處微露以其為親王也有觸忌之忍乎中段詳相憶阻雨之意未及王徵士徵士必與隴西為南北近隣北居即指隴西南翁當指徵士遙想兩人不時還往以形已之岑寂也注家混甚

示從孫濟朱注齊字應物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

貧無事宅一作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

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并水渾刈葵莫放手

後漢永平詔殘吏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

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一云實利口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

猜同姓古所敦

濟或年少孤子由讒言構譽而猜嫌族屬故諄諄告之如此起四句連遷而來即以權門噂沓做個影子中十句既開之復戒之皆所以發動其天良也後八句說透本旨娓娓惻惻確是一篇宗老訓誡之文中入比體似歌似謠只是家常話直入兩漢風格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其北臺即文殊師利常鎮壽龍之所業白出石壁翻譯名義集五戒十善四禪四

定此屬於善名為白業余亦師粲可唐書達摩傳慧可嘗斷臂求法慧可傳業身猶縛禪寂維摩經一心禪寂攝

諸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

擊蒙誦詩渾遊行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

賈士公年

卷一之一 五古

十

寧和齋

清心聽鳴鏞史記注鑿箭也精微穿溟滓帝系譜天地初起溟滓濛濛飛動摧

霹靂陶謝不枝梧淵明風騷共推激紫鷺舊作鷺自超詣韶陵六馬贊

翠駁同駮誰剪剔字虛賦楚王乃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聞

鶴云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者愚按公亦妙解禪理故前段因以發端而何階四句即借解近談禪陪起中幅誦詩要非正文也中段正寫聽詩而未以知音自許作結○應手二句誦者聽者身段神情俱見精微四句詩之超詣處也紫鷺二句語氣轉側言許詩自妙而抉剔其妙者少也結用反跌法夜寥聞句意境廓然恰好借

點夜字

戲簡鄭廣文度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一作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

名三一作四十年坐客寒無羶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讀作氣廣韻

與人

兩人狂態俠態如生○開宋調

夏日李公一云李見訪鶴注考宗室表蔡王房炎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

頗淳樸所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

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喧一作

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一作淨

注芙蓉花名荷花一名水花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後出塞五首安祿山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徵兵東都重賞要士朝廷徇之志益驕而反遂決矣故作是詩以諷當在祿山

將叛之時諸本或編叛後或編秦州大謬○樂府體

賣土心一五古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

赴薊門。統志古薊門關在今順天府薊州軍動不可留。千金裝馬鞍。一作鞭百金裝

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吳越春秋闔閭命作金鉤。有人殺其二子。以釁獻之王。曰。何以異乎。鉤師呼二子名。吳鴻。扈稽。

我在此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臂。吳王大驚。

五詩如前出塞逐層下。但交河之役。其情苦。故叙別家在路特詳。薊門之役。其氣豪。故叙跋涉行程較略。又河隴之開邊。其禍猶緩。故紆徐入後。以過人主喜功之心。漁陽之促叛。其禍已迫。故懇切具陳。以明即日克鋒之熾。憂愈急。詞愈危。有祖伊奔告之苦衷焉。○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起四句作冒頭。召募四句。點事生色。閭里至末。以旁筆襯行色。就中又分出老少兩層。加意挑別。結語內飛者舞。恰與及壯封侯對照。○赴薊門。點眼。

朝進東門營。寰宇記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暮上河陽橋。通典河陽縣古孟津亦曰富落

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

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筰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

恐是霍嫖姚。史記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漢書去病從大將軍出塞

二章寫軍容也。又點清徵兵之地。前後各章俱極有興。不可無此約束。進營始就伍也。上橋初登程也。落日將暮。則須列幕安營。初從軍者紀律未嫻。故部伍須指此時尚覺囂擾。入夜則寂無聲矣。悲筰靜營之號也。大將指召募統軍之將。故以嫖姚比之。蓋去病嘗從大將軍衛青出塞者。注家即指祿山。非。時尚未到也。○須看層次精密。又須看夾景夾敘有聲有彩。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

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

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淮南子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持以奉吾君。

三章寫到擊敵之事。純用虛機。而含諷之旨。即從此露出。其章法更屈曲出奇。以重守別重勳。主意提破矣。英主出師。本是直接。卻下豈知二字。便無顯斥之痕。亘長雲下。直接遂使句矣。卻用六合兩句橫鯁在中。又隱然見此舉之多事。且孤軍下。似宜用重高勳。意作一轉落。卻又直接遂使一句。此中又有無限含蓄。以少陵

賈士公作

卷一之五古

十二

寧我齋

之才豈難作條暢文字而斷續如此其吞吐妙用但可與會心人道後作敵凱語君實導之也妙以奉吾君三字逗出妙又不露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宋注舊書奚與契丹兩國通為表裏號曰兩蕃新書祿山傳天寶四載奚契丹叛八月祿山給

諸酋大置酒毒焉悉斬其首獻闕下漁陽豪俠地

漢地理志漁陽郡屬幽州擊

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宋注隋唐時於揚州置倉以備海運祿山鎮范陽江淮輓輸千

里不絕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左傳士臣皂皂臣輿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唐書十三載祿山奏請立功將士告

身於是超授將軍五百餘人中郎將三千餘人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

唐書七載祿山賜鐵券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

東平郡王祿山事蹟祿山自歸范陽逆節漸露無復臣禮

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祿山事蹟或言祿山反帝必縛送之

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四章說到冒功濫恩隨手逗出驕凌之勢殷憂已見於此朝廷曲意奉之形容盡態彼之倖正我之愚也結語尤妙本是當時實事而作者卻以所言太露借此縮住觀下章假詞於逃軍知此處不得縱筆矣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

二十年恐孤

一作

明主恩坐見幽州騎

仇注唐范陽屬幽州

長驅河洛昏

河洛即東都之地自幽州抵長安必先河洛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倖脫免窮

老無兒孫

卒章如何着筆文勢至此不得不說破祿山即反矣然前章云議者死路衢作者獨不畏之乎且文章家亦無一口直賦之理也公妙在託詞以達之曰良家子素知禮義者也曰亦多門習見主軍心事者也習見心事故益愁素知禮義故不慕非義之貴恐孤恩申不足論騎長驅申益愁思坐見猶言行見立見其期已迫也後四句蓋以見此語出之逃軍之口述而誌之云爾曰窮老無兒孫者見雖為犯諱之言死亦無所顧惜也作者實實說出實實不曾說出是為空裏騰身妙訣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惜乎解者千年夢夢○總看五詩文勢一步緊一步局勢一着危一着○仇氏惑於錢箋幽州騎之法引祿山事蹟十四載十一月馬步十萬鼓行而西等語遂謂此詩是舉兵犯順後作試思反叛既起擊鼓動地搶攘極矣躍復悔及養癰亦已事殊曲突尚何須從容追論如前四章耶且至此何嫌直陳禍亂而必託一逃軍口語以為隱諷耶况募兵之人已反矣更何須代從軍者作出塞詩也又錢朱虛諸本皆以此詩編秦州詩內盧元昌以為追諷

玄宗寵任祿山此尤可恨公詩自玄宗失國後但有哀痛語感激語並無一語涉刺譏者此風人忠厚之遺也况公在秦州係乾元二年是時肅宗方感於良婦不朝南內父子已成隙矣公反追述上皇喪敗之由益啓時君懟親之罪果何心歟又有名士評此詩執五章躍馬二十年句以二十年前燕將係張守珪遂謂前三章詩不指祿山此無論前事無關公不必寄諸味歎即使五詩兩概有是體否彼直認良家子為實有是人耳不知此特賦家所謂東都賈西都主人皆託言也則是二十年者亦泛言黷武之久也何膠柱若是說杜紛紛徒增羅霧寬哉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湯驪山湯泉也靈湫當由異物破山而成在泉之東相去當不遠宋注公往奉

先時作

東山氣濛濛

述征記長安東別驪山

宮殿居上頭

唐書驪山宮天寶十載改曰華清宮

君來必十

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

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

十洲記崑崙三角其一角曰閭風顛

曠原延冥搜

穆天子傳自西王母

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

沸

一作沸

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

一作新可怪王命

官屬休初聞龍用壯

易小人用壯

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

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

且柔翠旗澹偃蹇

七發翠旗偃蹇

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

穆天子傳天子大朝

漭浮鮫人獻微綃

述異記鮫人即泉先也南海出鮫綃綃泉先晉織

曾祝沉豪牛

穆天子傳天子大朝

於燕然之山奉璧南面曾祝佐之祝沉牛馬羊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玻陀金蝦蟆

推

一名蟾蜍或作詹諸

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

收

錢箋唐人多以王母比貴妃

復歸虛無底化作黃長

同此玉為黃

飄飄青瑣郎

漢舊儀儀給事黃門侍郎每日暮

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

文采珊瑚鈎浩歌涿水曲

琴注涿水古曲名

清絕聽者愁

明皇每與妃子行幸湯泉因而駐蹕靈湫樂東祀禮詩乃紀其事以為諷也浴湯泉是陪筆幸靈湫是正文起八句揭過浴泉靈湫為淫氣也官殿荒制也必十月頻也臨九州誇也陰火二句刻劃湯泉有時二句比擬褻浴此下引入幸靈湫聞風曠原借喻淡切斯可怪一挑官屬休一頓初聞以下詳敘靈湫之由及臨觀親

祀之事龍用壯而曰聞是與否未可知之詞也。自肇石移窟之後其地遂有湫其水可比瑤池等此志湫之來歷也。翠旗至莫能備述臨祀之致異也。按錢箋長安志湯泉在陰盤故城東門外。貞觀中乘輿自東門入水暴漲見物狀如猪當上門臥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開元八年乘輿自南入黑風從東北起倏忽滿城從官相失時學士王翰作詞曰龍躍湯泉雲漸回龍飛香殿氣還來。又按祿山事蹟帝晏祿山祿山醉臥化為猪而龍頭帝曰渠猪龍耳無能為也。據此則湫中之物信為祿山之應矣。明皇毫不知警漫逞嬉遊可歎也。故下文又幻出蝦蟆化蚪一段以激湯之考金蝦蟆乃月中蝕月之物。月貴妃象也。祿山通宵禁中官開濁亂帝以寵貴妃故不問蝦蟆亦舉其類歟。又通鑑國忠言祿山必反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上益親信之。續遣歸范陽祿山驚喜疾驅出關明年遂反。今詩曰至尊顧笑王母不收意舉朝議救之。妃陰勸上縱遣之歟。意詞旨微矣。未帶和郭意。涿水曲不必專指郭詩。總言兩人和歌靈湫有無限深愁在。公有天狗賦以類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澹華清之萃萃漠漠而山殿成削縹焉。天風颯乎回薄上揚雲旛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後貌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欹而金鏤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

口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涓戰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我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躪感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諱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逆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為大既而尋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畫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壳兮。無魂魄以自助各耳低回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踈踈以皆從兮。肆猛乞銛銑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後役隨北單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虬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才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闔而吼紫微兮。卻妖孽而不得上千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使吳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闌仰千門之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彈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憚吾君倘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長安志蒲城縣開元四年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縣朱注舊書天寶十四載冬

十月上幸華清宮十一月祿山反公赴奉先時玄宗正在華清宮

杜陵有布衣

長安諸陵皆漢帝后所葬處杜臆長安城東有霸陵霸南五里即杜陵其東南十餘里有陵差小謂之少陵東即杜曲西即子美舊宅

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

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

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

傾太陽物性固難一作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

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

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

破一作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

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作能結凌晨過驪山即華清宮處御榻

在帶徒結切嶼

羅錄溫泉在驪山玄宗卽山建立百司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奢蕩益著宮包驪山牆周其外下有夾城通禁中

尤塞寒空

甘泉賦虫尤之倫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江賦時鬱律其如煙

羽林相摩戛

唐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朝會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

葛上林賦注賜浴皆長纓

明皇雜錄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津陽門詩注除所長湯每賜諸嬪與

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一作篋其夫家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願一作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

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

讀士心解

卷一之一 五古

六

寧我齋

朱注衛霍皆漢內戚比楊國忠

朱注指貴如諸嬪煖客貂鼠裘

轍過驪山向羣冰一作水從西下極目高崦兀疑是崆峒來恐觸

天柱折水經注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李相

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魯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奉先十口隔風雪誰

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當作吾寧

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

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

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頽胡孔切洞

不可掇魏武樂府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是為集中開頭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領須用一片大魄力讀去斷不宜如朱仇諸本瑣瑣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賈志去國之情中悔君臣耽樂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詩身比稷契二句總領如金之聲也結尾用憂端齊終南二句總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憂端之切在於國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

其所淡危而極慮者故首言去國也則曰窮年憂黎元中慨耽樂也則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則曰默思失業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其所為比稷契者果非虛語而結憂端者終無已時矣○首大段在未出京前直從孟子去齊宿畫等篇脫出此稷契之素志憂端之在夙昔者意轉拙三字全局函蓋居然四句又為本段提筆憂黎元為本段主筆非無四句欲高蹈而不忍也當今四句戀君思之至性也顧惟四句揣分引退之詞以茲四句浩然歸隱之繫然愧四句雖秉藏身之節仍懷不舍之志也自非無至此一氣讀下乃見曲折注家以蠅蟻輩指居廟廊者大乖口吻中大段是中途所觸查從孟子雪宮明堂等篇翻出此稷契之忠惻憂端之在目擊者歲暮四句提起出京景事筆力登拔霜嚴二句上承中極下起凌晨而過驪山乃本段感事之根蚩尤四句狀旌旗衛士之盛君臣四句為本段主筆以下皆分應長纓與宴也形庭四句推筐篚之由來以見不堪暴殄也聖人四句言厚賜諸臣望其活國如共休豫便同棄擲矣此以責臣者諷君也多士二句束上分帛渡下賜宴衛霍神仙就賜宴上借點諸楊煖客四句隔聯對法絃言與宴諸人朱門四句以窮民相形動人主之惻隱也而榮枯咫尺亦正與已相對又暗挑下段矣以上分帛賜宴二條意平而局側之家化板法也末大段敘至家時事正言赴奉先之故戀國而不顧家者非情也此雖一已之憂端而後文復轉到民窮上仍然稷契之存心也此轉二句提清過驪山後赴奉先之路羣水八句點綴行役景色自不可少老妻四句在途內顧之思入門四句到家所值惡趣所愧四句借子死跌落家貧乃本段主筆生常四句就身貧引動結意言免租免役之平人猶不免如此之苦下文失業徒乃不免租稅者遠戍卒乃常隸征伐

者此正與前幅黎元寒女等意一串在本段為帶筆在全篇卻是主筆也時祿山反信即至矣篇中不及之蓋此詩乃自述生平致君澤民之本懷意各有主也

晦日尋崔戰李封

鶴注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依杜詩闕編十五載是年正月祿山遣其將寇潼關

朝光入窺牖尸一作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一作不暇嬾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一作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一作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阮籍傳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威鳳

自高一作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來時甚閒適入後多煩憂公欲以酒慰轉以酒觸矣○魯次敘起到點落崔李會心處一頓接下合提得酒復分表兩君作一段草芽以下撫時感事假濁醪以為任運之助而紆迴纏綿憂正長也威鳳高翔喻言治運既遠亦隱寓已與崔李輩不得事權意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原注程攜酒餞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一作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未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寔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

言本八角
五
五
濕東風吹春冰。決瀉后土溼。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鷲。聞呼向禽急。

首段以相遇數見。翻起別來。內愧八句。敘攜酒取別情事。末四句。臨行囑咐之詞。處亂世宜佩斯言。杜老艱苦備嘗。故為良友持贈。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注十五載夏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十九

客從南縣來。纂案字記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南縣後改蒲城蒲城即奉先舊名浩蕩無與適。旅食

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間。清晨陪躋

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迴一作咫尺。始知賢主人

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

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

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仇注

作尉諸舅在焉杖藜長松下。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風賦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道

遙展良覲。坐久風頗怒。一作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欵翻

盤渦圻。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煙氛靄蒼翠。魍魎森慘

戚。崑崙崕崕峒巔。回首如不隔。前軒顏一作反照。巉絕華嶽赤

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一作霧積。唐

祿山反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明年正月進位尚書左僕射宋注時翰統兵二十萬守潼關潼關屬華州與白水近故見兵氣之感如此按白水去潼關且四日里安得云近亦遙想虛摹之詞耳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

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

一作敵。猛將紛填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書序淮夷徐戎並與東郊不開帶甲

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幽明即三歎酒食傷何由。

似平昔。

祇是相依曩氏高齋清宴之詩耳。中有無窮比例。無數波瀾。遂令人莫窮其涯際。粗分之。凡四段。首從來踪說到贈齋為寓。虛合崔翁。次從齋景說到設殮相待。明點崔翁。又次從坐久境遷。寫出感發深情。末則就情悲徹。宴反顧。崔翁見效。此其大略也。細繹之。憂危之切慮。避亂之孤踪。兵形勝負之機。世運循環之望。并集於客齋朋宴之餘。然其寫時危而引避也。但借齋頭之景形之。當暑而境反凜冽。則泉息鳥藏。皆是匿跡之影像矣。是危階根清冥一段意境也。其寫兵形與世運也。亦借坐久風急。顯出賊勢猖狂。旋又借高軒望嶽。摹擬出軍軍勢盛以壓之。而後申之以在亂思治之情。以致其三歎焉。是坐久風顛。怒至不一派意境也。要之無限意境。總攝於開首之浩蕩無與適結尾之何由似平昔兩句中。而前之炊雕胡後之罷清宴。又其照應。關自處。噫。如此詩。吾亦歎知之者鮮矣。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舊書三川縣屬鄭州。鶴注自白水之鄭州道出。華原是年史不書大水。可以補史之闕。

時遂寄家口於鄭。蓋欲詣靈武耳。此正肅宗新即位時。

我經華原來

長安志華原縣屬雍州。

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穹

窮。谷火雲出無時。

一作無時。

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

厯蹙翁句。

口答切。

川氣黃羣流會空曲。

色帶山上。故黃連山。屈蟠故會空曲。

清晨望高

浪。忽謂陰崖踣。

音副。

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

礪魄共克塞。

粟叶。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

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

玉篇圻與垠同。魚斤

切。岸也。界也。

漱壑松柏禿。乘凌

一作陵。

破山門迴。幹裂

一作倒。

地軸交洛赴

洪河。

舊書洛交縣屬鄭州。洛水之故名。越此洛水出鄭州境。下流亦入於河。非河南之洛水也。詩意不指縣名。言謂驟漲之水。交接於洛。以赴黃河耳。

關豈信宿。

宋注關謂潼關在華州。按關當河水轉屈處。去鄭州尚遠。此則形容其流之急。

應沉數州沒。如聽

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驟

黷。浮生有蕩汨。

音聿。

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

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踟。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

言林八角
卷一之一
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是紀事賦物之詩起六敘清來路隨用反呼法自多十二句記山內水漲前六統
領後六曲描氣黃空曲確是山內暴水恐泥搗蛟龍之情登危寫糜鹿之狀枯查
句倒裝言卷去之拔樹浮若枯查也共充塞者石與樹交橫壅塞也水聲高處衝
落直吹鬼神使下水勢迅疾奔流如閩人代速移也不有四句撇上提下漂沙十
二句記原隰水漲前四刻劃山及原中四形容川原瀾漫後四又是總束暗度
浮生至末十二句乃觀漲之情都從身世民生設想而語語交映水漲斯又正喻
夾寫之法。離鈹刺激仿像飛動遂為昌黎
石鼎聯句等詩及宋元以來體物律言之祖。

塞蘆子

一統志蘆子關在延安府
安塞縣入肅宗至德間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朱注唐方鎮表朔方節度領定遠靈夏二軍及
三受降城皆城在塞外黃河之邊與今河套相
近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通鑑祿山反邊兵皆徵發
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思明割懷
衛秀巖西未已唐書史思明本名察平玄宗改為思明高秀巖本哥舒翰將
降賊為偽河東節度至德二載正月思明自博陵秀巖自大
同引兵寇太原思明以為指掌可取當遂長驅朔方河隴宋
注懷衛俱屬河北道是時思明合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迴略大荒來嶠

函蓋虛爾

嶠山函谷俱
在潼關之東

延州秦北戶

延即今延安府治在
長安東北六百餘里

關防猶可

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勿制山賊起近
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岐謂扶風郡即今鳳翔府也在長安之西北延州
之西南通鑑至德元載七月以陳倉令薛景仙為
扶風太守兼防禦使賊寇扶風景仙擊卻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遙
應江淮奏請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景仙力也蘆關扼兩寇
浚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闡胡行速如鬼

此杜氏籌邊策也灼形勢切事情以韻語為奏議成一家之言矣蓋為太原事
急邊兵撤備而作意豁然也乃錢箋謂得延州兵一萬塞蘆關而入直搗長安收
復可奏則是本題三字為不了語矣且與詩中關防扼寇之旨不合朱注以塞字
作雍塞解是為得之但云憂在朔方專意靈武則又與詩中嶠函蓋虛爾延州秦
北戶之旨不合今考當日肅宗在靈武賊將據長安而延州當靈武長安南北之
間隔河東面則為太原太原即思明秀巖諸寇合力來攻處也太原失則延州當
其衝脫或無備賊且橫貫而西南北梗截上而靈武危下而長安益不可復矣故
須塞斷蘆子預遏賊人西進之路蘆子即在延州北也起四句從帝所在說起
謂朔方懸遠而空虛也思明四句指出時事危機趨勢將靈武長安一筆囊括言
兩寇乘銳西衝略西北而大荒盡則靈武去矣回馬嶠函長安至是乃終非我有

矣。統曰大荒不敢斥言靈武也。蓋虛爾者。猶俗言此是空帳非無備之謂。時已為賊所有也。延州四句。乃是扼要本旨。曰秦北戶者。自靈武來由此入。南達長安。由此過。而河東之賊。來截兩頭。亦由此進。以我塞之。則我可通。而彼可扼也。岐有四句。插入絕奇。一見設守有成效。一見助守有聲援。岐在延西。尚且如此得力。況延州。尤據形要。而逼賊衝者乎。末四句。表明本意。復為危詞。以惕之。速如鬼者。稍遲則彼乘之矣。幸而當日太原不破。賊不得西耳。不然亦危矣哉。由錢之說。顧南則失北。由朱之說。顧北則失南。不特踈於索解。亦遜其長算矣。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長安志大雲經寺本名光明寺武后幸此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焉。

舊編陪賊時詩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浚院果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醞醞長發性。潘鴻曰。涅槃譬云。從熟酥出醞醞。醞醞者。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又止觀輔行云。見是慧性。發必依觀。禪是定性。發必依止。此發字所本。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鸝度結構。景福殿賦其結構則修梁彩制紫鴿下梁恩。雍錄梁恩。鏤木為之。其中疏通。或為方空。或為

連鎖其狀扶疎。制類青瑣。又有網戶者。連文綴屬。其形如網。世遂有直織絲網。張之簷窓。以護禽雀者。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

遲湯休起我病。南史沙門惠休。善屬文。本姓湯。微笑索題詩。傳燈錄。釋迦拈起一花。迦四詩。似古似排。係雜詩體。此章到寺未久。因贊公索詩而成也。首六敘初到事。中四敘幾日相周旋事。後六敘留連作詩事。起筆便幽。心在神先。往也。衣霑身初去也。洞門外山門。浚院贊公院。開復閉。房寮之扉。齋及茲。適然初發。醞醞飲食持設矣。正述多日開懷時。伏即指及茲之齋。非是。但開懷自有心。心相契處。吳論云。開懷享食。陋甚。意會行遲。贊公同步。與前徐步。幽期各別。結亦有神。一往幽微。盡入拈花一笑也。鍾惺曰。詩有一片幽潤靈妙之氣。浮動筆端。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後漢注。外國傳。諸薄國女子織作白氎花巾。浚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高僧傳。支遁字道林。聰明秀徹。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慧遠性度弘偉。風鑒朗拔。居廬阜。化兼道俗。雨瀉暮簷竹。風吹春井芹。天陰對圖畫。氣亂覺潤龍鱗。

此只謝贈物而寫晚來雨景。與前首不連。仇謂設齊後所記太黏滯矣。圖畫龍鱗。定指山林遠色。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涼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漢西域傳注琅璫長鎖也。一曰殿角懸鈴之聲。按錢箋泥定長鎖不必。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斷絕。春秋元命苞。玉衡南兩星。為玉繩。按此亦泛指星光。

鐵鳳森翱翔。西京賦。注作鐵鳳。自張翼。頭敷尾以函。屋上中央。下有轉樞。向風如飛。

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此夜寢不寐所得。除起二結。皆寫景也。而筆意清幽。淡領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之旨。明朝苦塵知將去矣。

童兒汲井華。本草。平旦第一汲。為井華水。慣捷瓶上一作手。露灑不濡地。掃除

似無帚。明一作霞爛。復閣霽。霧寒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

墀一作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溪心。那能總錯

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于黨泥污人。听听當作折與信通音錄

國多狗。九辨。猛犬信而迎吠。既未免羈絆。時來憇。奔走近。公如白雪執

熱煩何有。遠注。公詩用執熱。俱作熱不可解言。

此曉景話別之詩。起四別甚。非贊公如白雪。不能畜此童兒。次四寫灑掃後之景。清芬可戀。中四句轉關。其語語云。即所謂開懷無愧辭也。後八句皆敘別之語。汚人多狗。舊注俱主至德二載春。賊以偽命汚朝士之說。姑仍之。未免羈絆。謂為賊所拘留。非受偽命也。勿誤認。結法高潔。恰好與首章起句心在水精域對照。

雨過蘇端原注。端置酒。

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仇注。猶陶詩言

我去。鐵來驅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

屋角花碧秀。一作牆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况蒙霈

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家寄鄭州撥棄不擬道。

乞食詩也。雨只起訖一帶。中間詳寫乞食。開懷無愧。益見此老曾襟只也。復句似嫩。紅稠碧秀亦為雨色點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一作四肅肅春增華。青

熒陵陂。麥窈窕桃李一作杏。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干戈

雖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畊今未賒。丈夫則帶

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高士傳四

英賢遇輒軻。遠引蟠泥沙。顧慚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

有鹿門。希曰鹿門在漢水之陰。地屬襄陽。非指漢陰郡。滄海有靈一作查。

不一作失期齋糧乘查而往。至一處。適望宮中有織婦。一文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

人曰。君還至蜀郡。問嚴君平。因還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牽牛宿。正是此。焉

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當與前詩同時作。二詩起法學陶。起八從喜晴暗引可明意。次八言亂世歸耕。猶勝於從征荒業者。千載以下乃援古言懷。卻又翻去前首貧困仰人之狀。

述懷

赴鳳翔拜女拾遺後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家在鄜州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有喜

在詩見三之一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

問三川。舊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岑一作猛虎場。鬱結迴我

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次公云。自去年寄書已經十月。反畏消息來。寸心

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詩從一片至情流出。自脫賦拜官後。神魂稍定。因思及室家安否也。首十二句。詳敘來歷。而起手即提破。妻子隔絕。以為一篇之主。後以得去未忍頓住。暗從國爾忘家。意化出。中十二句。叙遙憶之情。為寄書去後。但有傳聞惡耗。欠無的實。回書也。後八句。四應中段。四應首段。而窮獨叟。仍縮定妻子。收束完密。申涵光曰。反畏消息二句。非身經喪亂。不知此語之確。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唐書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郡。發其地。係當日鳳翔行

在通江淮嶺運之襟喉。即今漢中府。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涕相噬。

晉書。天文志。狼

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主備盜賊。當向於狼。後史記作孤。四星當從晉書。天子從北來。自靈武。長驅振洶。

敞頓兵岐梁下。

二山俱在鳳翔。

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

制。蕭索

一作瑟。

漢水清。緬通淮湖稅。

通鑑。至德元載。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派江漢而上。令漢中王瑀。陸運。

至扶風。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劉琨勸進表。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南伯從事賢。

南伯。即漢中王。通鑑。元載。以瑀為梁州都督。

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

唐藝文志。吳伯善。陳七曜曆五卷。手

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

此例。後長孫九亦以侍御出為判官。或當日新有此例也。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

徵入。柱史晨征憇。通典。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迴

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閉。吾人莽

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

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安。聊欲從此逝。

在鳳翔五古中。送判官凡四。看其各篇首尾結構。迥別。此篇分三段。首敘時事。起從喪亂。說到興復。中則表其智能。詳其委任。而勗其弘濟也。末乃送別。而致自謙之詞。四極我制。語有斤兩。漢通淮稅者。淮與漢不通。謂淮湖地稅。運入於漢。以通行在之餉也。使者二句。引下語。判官為僚職。故提出幕主。所謂南伯者也。餘

三篇做此。米雪雷靈發拔絕倫。行色布景語語峭特。結言我將歸田咏澤。以觀君之成功。非祇泛然引避也。諸判官篇無一通行贈送語。

送章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舊書成州同谷郡秦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為同谷郡。

按今屬鞏昌府。此下三篇皆屬西路備禦地。逼恙蕃也。與安史事各別。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偏側

兵馬間。帶安史之亂。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寇讐。朝廷壯其節。奉仇作特詔令參謀。鑿與駐

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懷宇記弱水自甘州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北。按其時武威有九姓商之叛。詳

長孫九篇。武威西連張掖。東南去同谷為近。南鎮袍罕。阨唐書河州治袍罕縣。按此邦承平日

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滅唐書元載吐蕃陷威戎等諸軍入屯石堡。按亦兼安史在內。控帶莽

悠悠府中韋使君。於評事為叔伯行。係是當日府主。仇以為幕府同事。恐非。道足示懷柔。令姪才

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太白山在鳳翔。走馬仇池頭。舊書成州白馬羗所

處州南有仇池山。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雲雪稠。一作積雪陰雲稠。羗父豪猪靴。羗

兒青兕裘。別作漢兵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烏驚出死樹。

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

馳林丘。中原正格鬪。仍帶安史。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

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靜。亦可縱冥搜。

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此篇起結各四句。中分兩長段。公詩每於篇末叙交誼。此獨從頭敘起。格變。偏側以下。表其軀幹氣節。受命嚴疆。而適與其叔兼濟厥美也。贊評事處有丰稜。說同谷處有關係。受詞以下。言之官作別之事。寫羗土風俗。有聲有光。文儒憤激。應氣橫九州。注家指公自謂非中原格鬪。應偏側戎馬。豈料沉浮。應王事去留。戀友握手。應昔時同遊。結四直透。到動成之後。吳論云。論兵既定。使遠壑清靜。亦可冥搜得句。投寄相慰矣。此解最得。非徒尋常消耗也。仇以此前兩篇屬未拜拾

遺時今按王事有去留句知其未的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唐書涼州天寶元年改武威郡今為涼州衛

驄馬新鑿蹄

漢書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

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

漢書武帝遣直指使

者不繡衣持斧分部逐捕羣盜北齊樂曲懷黃縮白鷓鴣成行

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

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蚤去秋羣胡反

保注通鑑至德二載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

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周密武威小城據其五度支判官崔稱討平之曰去秋者討平在正月發難則在去秋也

不得無電掃此行

收一作遺一作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

唐書二載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為河西節度使

名聲

國一作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

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一作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

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

東如兼兩京言俱在鳳翔行在之東也

朝

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此篇前分兩段後四句結。直從赴官起然後找出所以赴官之故是倒勢又一變格。驄馬本切侍御。卻便借作上任脚力。用古入化。問君四句寫出慷慨赴國家之意。仇氏從中截開。何故。下四點清本事也。族父一段敘彼之幕主。叙我之交情。文致纏綿。樽前失塞上得。無限搖曳。昌黎送溫處士序本此。結又帶東事來。與西事陪說。不特局陣開拓。當時兩京未收。視河西倍急於題雖有。賓主於事則分重輕。自不容閣起一邊也。結作請教口氣妙。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朱注自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為隴右道景雲二年自黃河以西分為河西道按今所屬東至臨洮西至甘肅。舊書亞字次公少涉學善言物理及成敗事。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政。擢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為從事。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

草中來應亨詩濟濟四令弟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

法五十家漢藝文志曰兵權謀曰兵形勢曰陰陽曰兵技巧凡五十三家爾腹為筐筥後漢邊韶傳腹便五經筥應

對如轉丸一作踈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

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

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謂杜鴻漸坐看清流沙。

今沙州外曰大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

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快馬金纏轡。黃羊

不羶。蘆酒多還醉。蔡曰大觀三年郭隨出使舉黃羊蘆酒問外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不醉也但

力微飲多則醉楊慎曰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亦名鈎藤酒此見溪蠻叢笑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

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後漢書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

千里詔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此篇起四結中只作一片讀起四與而比也手法又別異人二字一篇標目蒼然便是異人氣色富腹笥而略文字不為書縛才是善讀書人宗廟二句本是陪筆卻結處伏筆石戴驛是送別處金纏轡是行客裝自令弟至計始遂大意言從弟異才挺出故以西陲危地簡任責成而亞即慷慨登程知其有安邊成算

也。結四神龍掉尾言遠地小官非所以屈異人即日成功歸國乃勳當在王室耳杜臆云起結皆用比興英矯不凡。胡夏客曰送韋送樊送亞三詩感慨悲壯使儒氣亦奮宜其躬遇中興此聲音之通乎時命者也愚按所論極允。盧世淮亦云但俱不及長孫篇不知何分去取。

九成宮

唐書在鳳翔麟遊縣西本隋仁壽宮首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一作爰業土囊口。風賦起

於池浸溪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立神扶棟梁。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

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一作揭礫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

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通鑑隋開皇十三年詔營仁壽宮夷山堙谷使使嚴忌丁夫多死製此今頽

朽。向使國不亾。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

非瑤水遠。爾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

久。天王狩太白。太白山在鳳翔鄠縣駐馬更搔首。

歸廊途經所作是紀行詩體。別半記宮制之壯麗。而哀後二句乃末上引下之文。後半明敘來歷。夾入議論。既傷荒製。復慨危端。所傷就宮上生發。所慨由在途興感。一即一離。

玉華宮

舊書貞觀二十一年。作玉華宮。務從菲薄。更令卑陋。明年詔曰。土無文繪。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荆扉。變綺牕於甍牖。地理志在坊州。

宜君縣北鳳皇谷。永徽二年廢為寺。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

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一作秋色一作氣正蕭灑。美

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趙曰。當時必有隨輦

美人歿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前八直寫廢宮起。色逼人。後八撫跡增慨。明是唐時所建。而曰不知何王。正以先世卑宮遺意。子孫有愧敬承。若明言貞觀之儉。則顯形天寶之奢矣。而況本朝舊物。一旦荒涼。又有不忍言者也。朱氏以為宮廢為寺。土人不知。土人豈有不知之理。下亦闡於本意。數篇末誰是長年之感。單讀本篇。不過傷心物化。合觀前

首。仍然隕涕時衰。曰誰是身世俱該。九成玉華。用意各別。一為隋代所建。故明誌來歷。有借秦為喻之意。一為國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黍離行邁之思。又彼承荒主而踵事也。故由盛及衰。意在追感。此則儉德而終廢也。故因衰起興。淚灑當前。

卷一之一

誰正字處三四
月啞補氏物定

卷一之二 五古

北征 羗村三首

彭衙行

得舍弟消息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義鶻行 附鵬賦

畫鶻行

留花門

贈衛八處士

新安吏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

歎 夏夜歎

立秋後題

貽阮隱居

赤谷

西崦人家

西枝邨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寄贊上人

太平寺泉眼

昔遊

佳人

夢李白二首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遣興三

首 遣興三首

遣興五首

遣興五首

遣

興二首

別贊上人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計五十一首

卷一之二 五古

起肅宗至德二載閏八月至乾元二年十月

纂年譜至德二載八月公自鳳

翔行在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京公亦歸朝乾元元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間至東都二年春回華州故鄉毀七月西度離客秦州卜居西枝邨未就

而

北征

輿地圖鄜在鳳翔東北仇注班彪作北征賦用以為題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詩注初吉朔日也

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

室維時遭艱虞

一作危

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

拜辭詣闕下

閣門

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

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

謂安慶緒

臣甫憤所切揮涕

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

陌人煙眇蕭瑟一作索所過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

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州在鳳翔東邠郊入地底

北入地底正涇水中蕩漪括地志涇水發源涇州東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猛虎立我前蒼崖

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

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本草橡一名是斗其實似栗實而小或紅如丹

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坡陀望廊時漢郊祀志秦文公作廊時用三特郊祀白帝經注廊時即廊州巖谷互出沒

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鳴泉一作鳥鳴黃桑椹鼠拱亂穴夜

溪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散何卒哥舒翰傳率兵

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為賊所乘自踐躪死者數萬按此祿山入關之始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

一作隨胡塵不指陷賊中謂此生落在塵擾之際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

結慟哭松聲迴一作迴悲泉共幽一作鳴咽平生所嬌一作驕兒顏色白

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綴一作綰才纔

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山海經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背

青黃色丹穴之山有鸞鷲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朱注海圖天吳紫鳳皆所繡之物顛倒在短一作短褐方言關西謂襦老

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一云嘔泄狀數日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

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生還

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真喝翻思在賊

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帝在鳳翔

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天色改坐覺妖一作妖氣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一作鶻趙司當以紇為正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唐回鶻傳曰紇其先匈奴元魏時號高車郭或曰救勒訛為鐵勒隋曰回紇亦曰韋紇至德元

載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助國討賊肅宗宴賜其厚命廣平王約為兄弟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

掌收指東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潑入蓄銳可一作俱發此舉開

青徐二州更在伊洛東旋瞻略恒碣恒山碣石俱屬燕指安賊巢穴昊天積霜露正氣有

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謂玄宗去國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蘊醢同惡隨蕩析

謂國忠諸楊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本應作妹妲夏妹喜殷妲己也痛快疾書涉筆成誤周漢獲

再興宣光果明哲周宣漢光武比肅宗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舊書上幸蜀至

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以從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為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殺之上出驛門令收隊不應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令力士引妃於佛堂縊殺之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

長安志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寂寞白獸闈朱注即白獸門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諱改為獸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

業樹立甚宏達

北征為杜古省目直抒胸臆渾灑流轉不以烹詞煉句為工宋元而後論贊蓋諸小子敢復以醜雞之智測量滄海哉始參定段落標明節旨以便雜誦云○通首但分五六段歸省家人本事也回念國事本心也第一段叙清還廊事蹟先以問家室三字提出省家隨以遭艱虞三字提出念國復申之以拜辭十二句蓋內顧則思家嗟辭則戀主私誼公忠一時逆露遂為一詩之綱領第二段詳叙歸途景物所值之境好惡不齊所觸之懷傷殘滿目所以節末就月中白骨追憤潼關一敗見近畿殘害皆由於此然此尚屬帶筆此處主意只是鋪寫途景也第三段備述到家景况於篇法為中腹於題目為正面俗情妙語時以詠諧破澀而節末翻

思四句忽然借徑搭入國事。是下半轉關處。第四段撥家計而憂國恤。為當時反
 正之急務。滾以速收京闕。直搗賊巢為望。其云此輩少為貴。時議氣欲奪。在叙借
 助回紇處。須下此分寸語。其實不重。文勢直趕到蓄銳可俱發。仍以回紇官軍。總
 統言之。蓋此時所急。尤在克復。不與留花門詩同旨。朱仇諸家。忒煞版看。遂使文
 氣縱緩。節未數語。猶岳少保所謂與諸君痛飲者也。第五段。追頌上皇聖斷。預卜
 新主中興。並反神京。重開治象。直欲追盛業於貞觀之初。為通篇大歸宿。魏道
 輔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世所稱者。劉禹錫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居易
 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官軍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
 也。豈特不曉體裁。亦失事君之禮。若杜則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是明皇
 畏天悔禍。無與官軍也。愚按玄禮為親軍主帥。縱兇鋒於上前。無人臣禮。若杜既
 以誅褒姒歸權人主。復贊桓桓四語。反覺拖帶。不如并隱其文為快。願與海內有
 識者商之。○讀詠懷。見杜子一生學識。讀北征。見杜子一腔血性。○按還鄜詩。古
 律凡數首。俱不及救瑤被放事。意未
 上疏前。先許歸省。本傳與年譜漏也。

羗邨三首

彌曰。鄜州洛交縣羗邨。洛交邨。墟也。按此當即子美寓家處耳。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一作客子千里至。妻
 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

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仇云。旅人初至家而喜也。前四景真。後八情事真。杜臆云。家書往來。已知兩存矣。直至兩相面而後信。此亂世實情也。愚按鄰人感歎。生發好。秉燭如夢。復疑好。公凡寫喜。必帶淚。寫其情彌摯。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
 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
 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仇云。此叙還家後事。承上妻孥來。愚按不離復卻。眼明態。括出如生。中四天然波致。遠注云。即昔我往矣。今我來思。意按末四。預信得酒之詞。期常共家人歡敘也。公於天倫無所不篤。知其質地之敦厚。

羗雞正亂斗。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
 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一作辭酒

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涕縱橫。

仇云此記隣里之情。承上鄰人來。愚按興體起。朴而雋。苦辭四句。借風生浪。末四句兩答兩推開。纔喜又悲矣。三詩俱脫胎於陶。

彭衙行

元和郡縣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

憶昔避賊初。

當指十五載自奉先往白水時。

北走經險艱。夜浚彭衙道。月照白

水山。

謂白水縣之山。

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

子還。癡女饑。齧我啼。畏虎狼。

一作猛虎。

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

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

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

詩毛傳解契濶為勤勞。

竟日數里

間。林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小

留同家窪。

地名當即在彭衙境。

欲出蘆子關。

更在彭衙北相去甚遠。是達靈武之路。

故人有

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

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古詞注。桂蘭涕。泗闌干也。洙云。淚墮多貌。衆

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飡。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

述孫宰語公之詞。

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

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疑亦還廊時路經彭衙之西。回憶去歲孫宰周旋之說。不克枉道相訪。聊作此志感。公篤厚性。成於斯可見。孫宰必白水人。同家窪當是白水鄉部之名。即孫宰所居也。公因取白水之古名。命題作歌。以表其人。故曰彭衙行。非路出彭衙後。再歷一旬之泥塗。然後到同家窪。遇孫宰也。其曰欲出蘆子者。公往白水時。初意直欲挈家竟達靈武。行在米。嘗決計寓白水也。適於此遇孫宰。兼得舅氏。崔十九翁。因暫止焉。盧元昌不察。遂認同家窪與蘆子關相近。不知關在延州北。公生平未嘗到延州。且此詩本美孫宰。其家既不在彭衙。則宜曰同家窪行。不宜曰彭衙行矣。凡注皆混。盧尤謬。故特正之。起四句點彭衙。是先出題法。盡室以下。乃追叙。

初起身至彭衙一句以內所歷之苦正以反蹶下文延客奉歡一段深情也看其寫小兒女態畫不能到由奉先至白水本無一句之行程不應遲遲若此故前後用盡室徒步竟日數里點破之小留以下備述孫宰高義先着欲出一句益顯得高義出見此來本非有意駐足而款留不放全由故人情重也下則先叙安頓自身次叙安頓妻孥再總寫四句再致感兩句非此入情曲筆那顯此曾雲高義結則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也仇註云合六韻於一篇古韻也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續齊諧記田廣

骨肉恩義重漂泊難相遇猶有田真田慶兄弟欲分財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歎之卻合樹還榮茂

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比而賦也劉會孟曰鮮終之痛憫於脊令死喪之喻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唐書宗室表舟字公受父岑水部郎中省州刺史入乾元間在京師渥洼騏驎兒尤異魏彥深鷹賦白如散花赤如點血

是虎一作龍脊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李舟名父子名父之子也漢蕭育傳以有名父子除為功曹清峻流

輩伯柳宗元石表先友記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辨高志氣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哲十五

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一作烜赫衆中每

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謂熊兒驥子辛勤養無益乾元元

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

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已見楚山碧更記秦紀楚自漢中南有

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漢官儀高

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賦留連爛漫別意終感

賣土心解 卷一之二 五古 六

次頁

言本八角 卷一之三 七五 宣和齋

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一作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

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

意頗切對酒不能噉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雁忍春

一作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溼褒斜

漢水饒巨石後漢順帝紀注褒斜漢中谷名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首尾七百里接漢水亦在漢中無令軒車遲暗用潘岳

衰疾悲宿昔

校書與其父皆官京朝此因兩京既復皆歸迎母而公送之也凡三段首叙校書之不凡次叙其迎母來京乃正文後則相形生慨。比起得體不專美校書而首叙其世類凡父在官而送其子者須以此為法美校書後自插入二男筆有波瀾乾元以下入本事先提國運次及衣絲處處有法而衣絲二字先着在未登程時能使父母兩耀倚門四句親母而去為萬四句迎母而來汝翁四句仍挽其父隨東隨渡豈爛漫言來無逗留終感激言我忽生慨顧我以下妙將已與校書兩兩比較相間成章見李壯而我衰李為親而勇往我無家而安歸慕之祝之文情凄婉。

義鷓行

陰崖有蒼一作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

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鷓痛一作痛憤寄所宣斗上挾

孤影噉哮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朱注巨顙白蛇之首周注鷓拳擊處

大如彈丸鳩鷓中其卷隨空中墮即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

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

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惘一作惘然功成失所往用捨

何其賢近經滴水渚漢書音義滴水在長安村陵自皇子被西元流入漢此事樵夫一作傳飄

蕭覺素髮凜欲一作若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

賣土公屏 卷一之三 五古 七 寧我齋

為義鵠行永激壯士肝

奇情恣肆與子長游俠刺客列傳爭雄千古首一段原題也。叙事明淨而斯須領
健鷗一句驚入于法矯捷中一段先八句寫生筆筆叫絕其來有聲勢其擊有精
神其負痛伏辜有波折飽腸已寒今我一歎炯鑒在一飽字次八句咏嘆筆又起
絕死垂千年猶所謂遺身萬年也心炯然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也失所往更超
所謂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世所稱賢豪間者也後一段明作詩之由飄蕭十字作
一句讀許與顧盼通篇結穴讀此而無動於中者全無心肝人也。評者云假事
為比用意在不其說非也。公自是開此事而作大手筆人。正要
即物寫照不肯學驟閃法。公自有鵬賦天寶間作類附於此

進鵬賦表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昭耀於明時自先君超預
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
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
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其多矣惟臣衣
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
明主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破吹六經先鳴數
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臯之徒庶可企及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殺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以為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也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

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以此達於聖聰
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涼見一鶚而直上以雄才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稍稍動翮肅肅逸
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
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之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涵風
雲亂起雪泣山陰冰纏樹冰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
所止頗愁呼而踏踏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極杙待尤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
窺順雄姿之所擬歛捷來於森木固先擊於利箭解騰攫而疎神開網羅而有喜
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闕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擊曳挫
豪梗之飛翻識咬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殊飾呈於至尊博風槍纍
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澗霜仗喧繁觀其爽翠華而上下卷毛
血之奔崩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牆之榮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
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趨超
我場圃雖青鞵帶角白鼻如瓠感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
寧遽虞攬之而顛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亮察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韞而繚繞尚
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蹙訖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
昭著宿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鴉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
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不足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隣彼壯夫
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端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

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余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學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躄于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呼畏必使鳥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臬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捨榆而無事者矣故其不見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豈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鈎爪空回斗星廉羅倘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畫鷗行

高堂見生鷗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窅兀乃知畫師妙巧一作功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一作想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公画鷹詩云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是言畫者欲飛也公題畫詩多如此作意今此詩卻又筆革翻轉都從不能飛去生情解者俱未會其竅詩凡三層八敘事八寫意四寄慨言所見者生鷗也無拘無攣何以不去緣是畫耳頓住接云眾禽恐其出擊彼則寧沒而不舉也夫固可超越人寰者而乃天自高空鷗自戢翼耶則畫者過耶又頓住接云雲際自有飛擊者吾重為此不去者傷之矣意似深怨此画手者大奇大奇公殆有志不得伸者乎

留花門

唐地理志甘州北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有花門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帳舊書肅宗還京葉護辭歸奏曰回紇戰兵在沙苑今且歸靈夏取馬更為陛下收范陽餘孽

北門正異作花門

天驕子謂天之驕子出漢書

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

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何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

主歌黃鵠

綱目乾元元年七月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寧國帝幼女主妻烏孫公主作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謂沙苑本唐時監牧重地百里見

積雪樓鑰曰回紇之俗木冠皆自朱注回紇莫白旗長戟烏休飛哀笳曙一作幽咽田家最

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

千騎常撒烈王林賦轉騰撒烈胡塵踰太行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按胡塵謂安史時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慶緒在鄴猶據七郡地皆在太行之旁雜種抵京室雜種指回紇舊注非

此當是乾元元年秋寧國出塞後回紇復遣騎入助仍屯沙苑公憂其繹騷無已乃作是詩劈提四句領局下作兩扇格分應紀律整嚴若仇本割截全無斷制矣

曰氣勇決其力可借也自古以下十二句應之此層是開曰射漢見其鋒可駭也長戟至末十二句應之此層是闔中段着筆極難看其斟酌回護言今之親睹

此輩非得已也彼制御邊人自古為患但懷來勿絕而已茲何使之出入無禁哉特以中原多事隱忍用之是用締婚姻甲盟誓以固其心而沙苑一帶遂許為屯牧之區也然則朝廷用心亦良苦矣下段乃正言其不可長戟哀笳即射漢月

之驕態也麥倒桑折患在民間者也以監牧之善地而與之以鹵騎之騰躍而狎之且若寇兵一踰太行此輩即抵京室要約相繼需索不支此患在國家者也結

聯點睛朱仇諸家誤認抵京室為思明猖獗遂以此詩編入二年之秋時公已入秦州遠遠叫關甚無當也且如此說與下聯如何綴屬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

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

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

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一作未及已驅兒一作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

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辭一作感

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古趣盎然必陵別調一路皆屬敘事情言且早真莫乙其處只起四句是總提結兩句是去路

新安吏原注收京後從難收兩京賊猶充斥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師氏曰從新安吏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難師之狀朝廷調兵益急也按係乾元二年三月後事六詩皆

戍河陽三吏三別皆少陵樂府

讀士心解 卷一之二 五古 十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顧炎武曰唐制人有丁中黃小之分天寶二

短小何以守王城。仇遠唐之東都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

水暮東流。青山猶一作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

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一作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

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休舊京。即東都也通鑑

冬涉春慶緒食盡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自魏州引兵

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僕射指

新安吏借提鄴城軍潰也。統言點兵之事。是首章體。如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則各舉一事為言矣。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惻隱動其君。

上。後以恩誼勸其丁男。義行於仁之中。此豈尋常家數。起處不敘初選正丁。突提次點中男。見抽丁之極弊。天地無情。固是為朝廷諱。然相州之敗。實亦天地尚刺。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兵車出塞之類。皆刺也。可已而不可已者也。若新安之類。則慰也。石壕三別之類。則哀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亦刺也。

潼關吏

雜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按地偏長安為衛京重險。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

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

雲列戰格。舊注戰格即戰柵所以捍敵者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

都。指長安丈人視要處。窄一作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一作萬古用

一夫。三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哀哉桃林戰。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以西至潼關皆是百萬化為魚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潼關之敗見本卷首北征詩注

潼關吏別為一例。前後俱言抽點。此獨言督役。詩亦獨為正告之語。以此係京師要衛故也。起四句虛籠築城之完固。中十二句詳述問答之語。神情聲口俱活。蓋借其言以鼓舞其所事也。末四句乃作者戒詞。所謂殷鑒不遠。并以堅後日守者之志也。意重在警督築者。杜闢以哥舒相持半載為守之明效。由國忠促戰而敗。遂摘此詩。但自守一語為眼目。不知此句不如是解。正以鞫紫築城之宜固耳。且此日之潼關。與前事異。前以寇逼而守關。此因鄴潰而修備。乃先事之防。寇之離此尚遠也。詩正言修築事。與守無涉。其曰勿學哥舒。謂將來宜懲其敗。勿輕舉耳。蓋題後餘論。非正文也。盧氏不識輕重。無乃喧客奪主。况如其說。則凡偏處之日。單議守不議戰。且日感矣。豈通論哉。

石壕吏

王應麟曰石壕陝州陝縣之石壕鎮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一作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歿。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一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一云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老嫗

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

唐書河陽縣屬孟州。按此即于儀。斷橋保守處。今為孟津縣。仇注謂

孟縣非。孟縣在河之北。不當云。且尚在河北。不須斷橋矣。

咿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石壕吏老婦之應役也。丁男俱盡。後及老婦。哀哉。首尾各四句敘事。中二段敘言。老翁首尾一見。中間在老婦口中。偏以箇個說出。顯其獨置老翁。是此詩作意處。起有猛虎攫人之勢。前云踰牆走。後云與翁別。明係此翁為此婦所遣。蓋翁不匿。則老亦不免。婦出應。則身猶可脫也。偏云力衰備炊。偏不告來祈免。其膽智俱不可及。此意柱臆語焉。而不詳。至所事之慘。更不待言。○河陽役。與新安吏之守王城同一役也。河陽在東都東。甚適。仇氏分作兩處。誤矣。○三吏夾帶問答敘事。三別純託送者行者之詞。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君妻。一作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

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一作河陽。妾身未分明。何

以拜姑嫜。漢書背尊章。嫜以忽師古。曰尊章舅姑也。章與嫜通。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

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

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

兵氣恐不揚。季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自嗟貧家女。久致一作

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

翔。人事一作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新婚別送者之詞也。此體起。此體結。話出新人口。情緒紛而語言澀。依依本瓊瑣分段為合。結髮八句。仇云。做初婚惜別語。意含羞。愚按此點題處。父母八句。仇云。憶前後情事。詞旨慘切。愚按此系腸九回時。勿為八句。仇云。既勉其夫。且復自勵。上二段發乎人情。此乃止乎禮義。愚按至此激於義憤。淋漓出之。忘乎其為新人矣。貞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乎禮義。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一作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

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一作乾。男兒

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

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

園度亦難。土門杏園俱未詳所在。大約皆去河陽不遠。亦當是河地。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一作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

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

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垂老別行者之詞也。石壕之婦。以智脫其夫。垂老之翁。以憤捨其家。其為苦則均。○凡三段首段敘出門。用直起法。開首即點子孫二句。抵石壕中十六句。中段敘

別妻忽而永訣。忽而相慰。忽而自奮。千曲百折。末段又推開解譬。作死心塌地語。猶云無一寸乾淨地。愈益悲痛。元昌云。周禮鄉大夫之職。辨其所任者。其老者則舍。如此別者。傷矣。考史是時。官軍既潰。而南還。保東京。史思明還屯鄴。殺安慶緒。使其子朝義留守。而去。至十月。思明且濟河會汴。勢日益逼。則鄴城以北。官軍安得越境而守之。朱注以土門為井陘關。井陘在鄴北六七百里。漸近范陽賊巢矣。詩乃反云。勢異鄴城。縱死猶寬耶。何不考之甚也。至以李光弼救常山為證。猶錢箋之引顏魯公誌。皆係天寶末。祿山初反時。事與此何涉。即以杏園為汲縣鎮。雖在鄴南。亦恐未合。唐書云。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自之云者。從此處渡過也。其地在河。審矣。至舊注以為長安地。朱氏已非之。茲不復辯。大抵即在河陽左近也。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

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

故。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

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一作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

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

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

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無家別亦行者之詞也。通首只是一片起八句。道敘無家之由。久行六句。合里無家之景。宿鳥以下。始入自己。反踢別字。言既歸來。雖無家。且理生業耳。縣吏四句。引題近行八句。本身無家之情。其前四句。言遠去。固艱於近行。然總是無家。亦不論遠近矣。翻進一層。作意舊未得解。末二以點作結。何以為蒸黎。可作六篇。總結。反其言以相質。直可云。何以為民上。三別體。類其法。又各別一法。起。一直起。一追敘起。一比體結。一別意結。一點題結。又新婦語。夫。再。若。夫。語。婦。無家。似自語。亦似語客。元昌云。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今新安無丁。石壕遺孀。新婦怨。曠垂老。訣絕。至。敗。歸。者。又。不。免。幾。於。靡。有。子。遺。矣。夏。客。云。國。家。不。幸。多。事。猶。幸。有。繕。兵。中。與。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應。其。命。至。殺。身。棄。家。不。顧。以。成。復。之。功。故。媿。媿。言之。義。合。風。雅。仇。云。唐。人。作。詩。多。言。遣。戍。從。軍。之。苦。宋。以。下。無。聞。焉。蓋。唐。用。府。兵。兵。即。取。之。於。民。宋。明。之。師。皆。其。身。所。習。熟。分。所。當。為。者。故。詩。人。亦。不。復。為。哀。吟。矣。愚。按。府。兵。敵。而。有。抽。丁。之。慘。軍。籍。分。則。有。餽。餉。之。艱。參。用。而。得。其。平。宜。何。如。籌。

畫學者當留意焉。

夏日歎

舊書乾元二年四月久旱徙市雩祭祈雨按是時關輔飢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

一作經

中街

宋注天官書有街南街北街南畢主之街北畢主之按此援据氐合蓋四五月

之交日行正在昴畢之界昴在畢西入黃道內畢在昴東出黃道外其間有二小星曰天街正踔黃道故可云中街也是時日初出在東北

朱光徹厚

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

易傳曰當雷不雷陽位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

養柱闡輔國專掌禁兵制勅皆其所為

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

魚涸其泥

舊作

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

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飧我心殊未

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語云兵旅之後必有凶年繼三吏三別而二歎作焉良有以也。○以鬱蒸二字提起鬱蒸以况中心之煩悶中間隱歎病民明歎河北皆是也必如置身貞觀乃始

開釋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

一作

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

天出華月

江淹詩華月照芳草

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

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鍾惺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

古文用字與處

竟夕擊刁斗

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擊刁斗至天明自便

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

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此以萬里風三字提起萬里風能吹去刁斗亦能吹至時康其天以下由涼月中羣物而歎竟夕之戍士未遂以夜短熱煩歎時康難遇也

賣社心釋

卷一之二 五古

五

警戩警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立秋次日也。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莊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惆悵年半百。時公年四十八。罷官亦

由人。何事拘形役。

鶴云本傳南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西客秦州此欲棄官時作愚謂以河南殘破河北寇偏東歸不可故西行耳非飢之故此旨是後半部根源。

貽阮隱居

陳留風俗衰。世說王平子經陳留界曰舊名此邦有風俗。人物世不數。晉書阮籍陳留人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咸

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宋注古今注塞者所以壅塞夷狄也公秦州夔州詩每用塞上

放弟裕皆知名當世推人物第一。字蓋秦界羌夔界蠻皆有關隘之設。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車馬

入隣家。見氣類各別。蓬蒿翳環堵。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清詩近道要。識子一作字非

用心苦。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黃生云有此高士。賴公詩以傳。貧知二句見古心古貌。愚按末四句更進一層。直欲相與絕人逃世。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一作喧。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煖。逕轉山田熟。鳥

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仇云如一幅桃花源記。

西枝邨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公在京時有大雲寺贊公房詩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

湯休徒公大雲寺詩好靜心跡素昨在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

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

岡煖苦涉一作陰嶺迥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下居意未

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二詩與後寄贊一首連看源出陶之移居謝之石門等篇。自郭而來先至土室西枝邨更與土室岡嶺相隔。起四先敘來到贊室之路。中十二四敘來尋之由八叙同尋之事。結四明未得置草堂地抵暮回室為下篇夜宿作引。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一作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躋

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

國舊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法華講維摩詰經支遁為法師詩詢為都講興趣江湖

迴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頤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

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前八接上篇落日多露來從夜景叙出迴土室之景中八喜宿之情結四叙去路與上篇篇首來路作章法。時猶未到西枝。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

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一作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

枝西有谷杉柰古漆字稠亭午頗和暖石一作田又足收當期塞

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

茗逕一作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玩詩意係回寓後所寄。究未嘗身到西枝也。起八結括前二詩之意曰心所求者意猶未決也。中八始點出西枝。祇是傳聞其美。期置草堂非身到語結四預擬定居後情事。蕭然有高致。按公已旅寓東柯谷矣。兄秦州雜詩中。今三詩之首日出郭意城中仍有寓歟。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踈散連草莽。莫補切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

間一作門見海眼。天畔紫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

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

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

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

藥圃。三春溼黃精。博物志。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長生。一食生毛羽。拾遺記。昭王夢有人服皆毛羽。因名羽人。

起四點題。中二段各八句。叙其幽異而清美。結四句而欲居之。此虛致。非實情也。

昔遊

昔謁華蓋君。神仙傳。王子喬着道於華蓋山。號華蓋君。按當時道士必亦有號華蓋者。綠袍崑玉脚。一作深求洞宮脚。王

棺已上天。神仙傳。天降玉棺。王子喬由是尸解。白日亦寂一作冥。冥暮升艮岑。一作頂。遠注艮岑。東北

之巾几猶未卻。弟子四五人。即憶昔行所云。盧老輩。入來淚俱落。余時遊

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凄向寥廓。林昏罷幽磬。

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馱。音快。溪流之疾也。

一作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鮑照樂府。金鼎。王七合神丹。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李白之流。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

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

一作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水經注。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

鐘也。爾雅。霍山為南岳。注在廬江西。後漢書。行云。更討衛陽董鍊師。南亭早鼓。瀟湘杳。意董師今在。西江後又居湖南耶。

此因客途多累。思與學道者遊。華蓋之謁。係遊梁宋間事。董先生之赴。係遊齊魯時事。華蓋君久歿。董先生尚存。而董復不在。舊隱移棲廬霍。欲往從之。故作此以

見意其向往之處在後半而前半歷敘先訪之人乃追遡因由於本篇為陪客也分前後兩段看中四句則上下樞紐起四句提起往訪已歿大意暮升四句叙訪而已歿之事余時四句述訪而已歿之情林昏四句託宿聞寂之景其曰王喬下天壇者意中如見其神靈也中四句上下接曳情景俱會言昨日之來踪乃今日之歸徑足匪非所惜金丹常擊思也遙溯當日不遇斯人復尋他隱神致躍躍東蒙以下入正文此四句亦是援往以述今乃引下口氣胡為四句張目前之負約雖悲四句莫將來之重赴全首主意歸結在此朱注云當與憶昔行互證今見二之三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一作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時風土記合婚禮也華晨舒而昏合本草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一名合昏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仇注謂守正清而改節濁也他說皆未當侍婢賣

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一作握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依仇本分三段幽居在空谷一句領一篇筆高品高此段叙不得宗黨之力提出良家子三字見其出身正大中段叙見棄其夫之由末段美其潔清自矢之操在山清出山濁可謂貞士之心化人之否矣建安而下齊梁而上無此見道語只以寫景作結脫盡色相此感實有之事以寫寄慨之情

夢李白二首

得

曾鞏李白集序白臥廬山永玉璫迫致之璫敗白坐數尋陽獄得釋乾元元年終以河殤事長流夜郎至巫山以赦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趙注潯陽今之江州也屬江南西路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竟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鬼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楊慎曰二句所謂夢中魂猶言是實後精神尚未回也蔡條傳神之說非是水波

浪濶無使蛟龍得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當日文章弊交太白一人而已。二詩傳出形離精感心事。筆筆神來。首章處處翻寫起四反勢也。說夢先說離。此是定法。中八正面也。卻純用疑語。句句言其見。句句疑其非。末四覺後也。夢中人有然矣。偏說其神猶在。偏與叮嚀囑咐。此皆意外出奇。從來說別離者。或以死別寬生別。或以死別況生別。此反云死則已矣。生常惻惻。亦是翻法。入夢我憶彼也。此竟云彼魂來。亦是翻法。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一云秋多風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鱗類。孰云網恢恢。將老身一作才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次章純是遷謫之慨。為彼耶為我耶。同聲一哭。起法。前十二句為四句。中八述其語。揣其情。述語而曰局促風波。暗從無使蛟龍得來。揣情而曰負志鱗類。則子懷耿耿。情見乎辭矣。末四則所謂彼我同聲者也。厄其身而永其名。已是慰勞苦語。今且云名亦寂寞。此老下筆後。直使來者沒處轉身。始於夢前之惻惻。卒於

夢後之感慨。此以兩篇為起訖也。入夢明我憶。頻夢見君意。前寫夢境。迷離後寫夢語。親切。此以兩篇為層次也。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云應共克魂語。披詩贈汨羅。今云無使蛟龍得。又云舟楫恐失墜。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於李陽水家。葬於謝家青山。二史可考。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鶴注至德二載。成敗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一云江海。爾雅注三江。岷江。浙江。松江也。一不言松江。言曹娥江。一曰浙江。松江。浦陽江。其說紛紛。要不必泥。風浪

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為一作如置

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作脚脚一有之。獨足反踵。

蝮蛇長如樹。山海經蝮蛇色如紫。一名反鼻。蛇。嚴助傳。越地林中多蝮蛇。猛獸。號呼傷孤城。歲月誰

與度。從來禦魑魅。左傳殺諸四裔。以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穉阮流。更被

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一作鳩青袍。隋禮儀志。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

乾坤莽迴互。

此亦披腹見懷之詩起四痛其隔遠不歸而曰老病迷路便見作意如是則永無歸日矣次八句敘事也敘其放逐遠惡之處源出招魂又次八句憂危之旨也言既以才名謀於前懼其復以放曠招時惡也屈首暮途則以不恭而招惡者一年老脫略則以疎節而招惡者一此段本一片下舊解失之結四又悲惋凌至後無見期而念及從前杯酒我亦漂泊而兩為翹首乾坤落句更欲括一篇天問矣。

遣興三首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
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
雁禽鳥亦有行

詩為步兵詠懷體此章仇云思兄弟也按結語徑住好。

逢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

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謂函關以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仇云念故居也按起四比興類魏晉氣體。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陸機洛陽記洛陽四關東有成臯關在汜水縣東南。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慙戚非朱顏。

懷舊遊也。觀此等詩即知此背鄉而西。為逃亂。不為逃飢矣。後凡懷鄉詩皆然。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鹵互勝

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詩眼在尚開邊答此
豐也邊指吐蕃界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

非代州之馬邑鶴注唐書志羈縻州內有馬邑州開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間

降鹵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
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
土載驅誰與謀

詩眼在願兵休憤賊熾也此憤安史時
秦隴屬羌皆東征已茅土激之詞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
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
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草一作草列仙傳鹿皮翁涪
川人也少為府小

史岑山上有神泉作祠屋留止其勿食芝飲泉七十餘年淄水來
山下呼宗族上山半水漂一郡遣宗族令下山著鹿皮衣復上閣

詩眼在鹿皮翁傷老廢也前以禾之晚成與士之晚
遇皆屬激射語身則甘為鹿皮翁矣而語仍瀟灑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

不得死晉書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公無憂天下
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殺之孔明有知音又如壠

坻一作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榦歲久為枯林

嗣宗詠懷太冲詠史延年五君詠公益兼而用之賢俊生世遇不遇皆
不係於已忽而此忽插古人忽又此章法逼古不得死不得其死也

昔者一作龐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晉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處士節

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一云終歲畏罪罟林茂鳥有歸水涸魚

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書龐德公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
荆州刺史劉表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

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壟上，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公所以飄然遠行也。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陶飲酒詩雖留

身後名，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陶貞子詩雖有五男兒，然不好紙筆。又有命子詩及與五子疏。

嘲淵明自嘲也，假一淵明為本身像贊。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

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仇注：山陰在會稽山北故名。江海日清涼。

舊書：房知章為禮部侍郎，取舍非允，門陰子弟喧訴盈庭。於是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三載，請度為道士。

仍捨本鄉宅為觀。

吾憐孟浩然，一作短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鶴注：二句。

乃孟詩也就舉其詩以稱之。清江空舊魚，一作舊美魚。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鱖。春雨餘甘蔗。張載

詩：江南郡蔗，浩然集序：灌園藝圃以全高。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舊書：孟浩然隱鹿門，以詩自適。年四十，應進士不第，還襄

陽卒。

賀孟皆同時先輩，欲如賀之黃冠故鄉，今已家園殘廢矣。或如孟之短褐長夜，且將窮死客途矣。感慨係之。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北里

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古雜詩體。此見客旅悲秋之旨。

長陵銳頭兒

漢書高祖葬長陵按在長安春秋後語武安君小頭而銳

出獵待明發。驛一作解弓金

爪鏑

朱注梁元帝詩金爪鬪雞場此言箭鏑之利如金爪然

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

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唐百官志節度使雙旌雙節軍服志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

幡紫縑為紫油囊為表節垂畫木盤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

亂後武夫得志見於詩者如此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白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

羅舊尹。沙道尚依然。

國史補凡宰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號曰沙路

赫赫蕭京兆。今為

時所憐。

錢箋史稱京兆尹蕭吳林甫所親善國忠倚勢遣逐林甫不能救溺云于競大唐傳天寶三載因蕭京兆吳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於朝堂

仇云慨趨炎附勢之徒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

枝撐者桎梏虎

脚之具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仇云戒憑威肆虐者錢箋云蓋指吉温之流温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借以為喻愚按詩非正用此事蓋以虎比吉温輩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送者

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練一作縛去。亦得歸山岡。

吳注云富貴賤同歸於盡按此屬憤激之詞。唐詩解云草法簡淨不露才情有建安風骨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

劉向九歌維六龍於扶桑

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

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

謝瞻詩塞步愧無良

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

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二詩不知何指。不敢強為之說。朱氏以龍擬安史以馬喻李郭恐亦未妥。

別贊上人 將去秦州 赴同谷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涅槃經於晨朝日出離常住處。嚼楊枝過佛光明疾速漱口。深手。豆子雨。一作已熟。叶熱。華嚴疏鈔。壁如春月下諸豆子得煖氣。色尋便。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眉臆。天長關塞寒。一作遠。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依仇注。截起四。興起去秦。筆致飄忽。次八。慨贊公竄跡。而以隨緣慰之。又次八。叙客過。即別之情。末四。仇云。臨別交勉之詞。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唐書鳳州兩當縣。取水名。按今屬鞏昌府。杜臆時侍御尚在長沙。公過其宅。

思其往事而賦此。按侍御名郁。見成都詩內。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鶴注。鳳州有嘉

谷嘉陵江所出。鷓鴣號在渚。在郡東溪口有小灣。謂之在渚。鷓鴣號在渚。日色傷阡陌。借

問持斧翁。漢書。繡衣御史使持斧逐捕羣盜。幾年長沙客。長沙今為府。在洞庭湖南。哀哀失木狢。

羊就切。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

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

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

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趙注。吳之謫遷。為辨論。良民以此取忤朝貴。仲尼甘旅人。向

子識損益。後漢書。向常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朝廷非不知。

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侍御之謫長沙。詩義明了。不知錢朱輩何為回易其詞。詳詩意。侍御在鳳翔行在。以言事見謫。公方任拾遺。闕為疏救。今過其宅。慨然觸起。特為暴其事蹟。而自陳其疚心。非公褒賜坦白。斷斷不肯如此剖露。起四提初到空宅。蕭風逼人。次八想其貶所。而代揣其憂畏之情。次十六詳述其得罪之由。當時軍興戒嚴。凡關津隘口。多有以平民迹類間諜。而罹禍者。吳竟以辨冤招尤也。仲尼兩難照舊。勿倒轉。尤有味。言子其遠法取賢。安於義命乎。彼舉朝上下。非不心知無罪。而莫肯抗言者。或惡直醜正。或阿合取容。古今一轍。子第閉口。勿復歎息也。末八明白認咎。毫無掩飾。可以想其心地。此係發秦州後所經。但不得混入紀行詩內。故先編此。

卷一之二

謹正甲辰年
肯綮補氏刊

